#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

六

起地上而反附著于地頹剥之象也

愚按伊川釋序卦之辭云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夫物至于有文則必剥譬如草木萌芽之後漸有文彩及至一開之後則便殘謝彫落故周家郁郁之文至秦則有焚坑之禍理勢然也唯明理者能持盈守成恭儉反本便不至于文靡之盛則可以常久伊川謂聖人无復夫剥復相為消長聖人无復則亦无剥矣

剥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剥者羣陰長盛消剥于一陽之時衆小人剥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朱子曰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内坤順外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程子曰剥剥也謂剥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剥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剥消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剥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剥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剥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

虛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
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愚曰剥有褫奪之義陰自下奪陽位而變其實也
不利有攸往雖是小人之道長盛君子不利有所
往亦是内坤外艮有順止之象君子于此豈與争
勝負之間哉觀坤艮之象順而止之而已何者小
人方盛逆之則激順之則止易又為君子謀曰消
則息虛則盈天道之行有不可違者而能因時觀

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于辨愈蔑于正也凶益甚矣陰之侵剝于陽得以益盛至于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愚曰初與二爻辭同只足與辨兩字異象辭却別

蓋剥卦是大底艮卦有牀廬之象又初動為震震為足陰之剥陽必自下始故先牀足而後牀幹不一頓剥將去漸漸消爍聖人言蔑貞凶者非是便凶是蔑正則凶若陰雖長而不滅正道則不至于凶凶雖主君子然小人蔑正亦凶矣剥牀以辨夫子言未有與伊川云以陽未有應與若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今觀剥卦五陰已盛雖上九亦將剥而為坤安得君子更有應與此是六二剥牀以辨未

愚曰剝之世小人至于成羣君子幾于无與然小人成羣非小人之福事勢之相反則凶禍之道也

剝卦之无咎者唯六三耳以其失上下四陰而獨應于上也雖失上下四陰而猶與之處則小人不咎之雖居羣陰之中而志應乎上九故君子亦不之咎是之謂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程子曰始剝于牀足漸至于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

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亡矣切近于災禍也

愚曰剝至四則牀已剝盡及人肌膚者也衆正已去禍及君身何凶如之象訓凶為災明君子之无辜天實為之也嗟夫初二之剝足剝辨有貞可蔑則殃在衆正四之剝膚无貞可蔑則殃在君身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於此爻傷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程子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别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于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羣陰消剥于陽以至于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

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愚曰巽為魚為繩艮為手持繩下連衆陰貫魚也羣陰貫魚而進能如宫人取寵愛不踰禮越法以干預外事擅權專恣以自作威福自然无不利此開諭小人以受福之道而陰致其戒者也六居五宜尤而以正制小人使如宫人受制于陽故終无尤也或曰說卦巽不為魚而先儒以巽為魚何也

曰漢上謂以重卦離知之包羲氏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中有巽巽復有離巽為魚以漁也離為雉以佃也魚龍同氣東方鱗蟲龍為之長震為龍水之王氣巽為魚木之廢氣故先儒以巽為魚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

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盡為坤陽復來為復然陽未嘗盡也剥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羣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

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于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愚曰五陽已剝獨上九巍然不動如堅大之果不被蠹食則將墜于下而生于上矣食如螬食定之食若如伊川以為不見食則上九終是剝盡安得長存只為不蠹食則核仁存全便自會生此可見

容身之所矣

䷗ 震下坤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無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于上而復生于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

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子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于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内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于内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

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
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
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
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
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
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
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
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

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朱子曰復陽復生于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

愚曰復之爲義大則天地間陽氣无有不復小則人
之一心善端亦无有不復雖窮凶極惡之人昏迷中
忽然悔悟便是復纔復便亨通且以卦爻觀之初九一
陽潛伏于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
便覺五陰已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
聚一身到善心一復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
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陰陽之反皆自
內出非由外來剥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

而出入其反也出其動也其出其入以順而行未嘗疾速陡頓故曰出入无疾朋陽之類也謂一陽既復則二三四五六次第而來陽類既盛何咎之有故曰朋來无咎聖人喜陽剛之復于是數來復之數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言陽剛之反而復其道成數凡七蓋陽无終窮之理自姤至復不過七日而來復也復言剛反則計其日愛之欲其來速也臨言剛消則計其月惡之欲其消遲也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子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

便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是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却是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又問復見天地之心先生曰要認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閒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愚曰彖辭釋出入无疾云剛反動而以順行此合

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祇抵也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子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于初志從于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于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于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子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衆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于正下應于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葢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朱子曰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剥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愚曰六四居五陰之間而獨從初非狥道者不能也道指初九又震為大塗亦道也或曰四在外卦不在二五何得稱中夫中無定體自初至三以二

若乎其後矣復道惡後三為下卦之後上為一卦
之後故三之頻雖危无咎上之迷何嗟及矣若乃
二之休五之敦雖不與初四同功亦不與三上同
過中之為用尚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愚按此卦朱文公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愚謂无所期望而得者便是天理天理便正天理如何不大亨正如何不利其匪正者謂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子曰九以陽剛為主于内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葢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愚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所以為无妄者初九也以剛居初正也以正而往往則必吉何志之不得哉觀此无妄往吉則卦辭言不利有攸往不是說无妄不可復有往只是説匪正不可往正則往吉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程子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

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于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

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

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不耕穫兩句程傳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在面前李其所謂无妄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　不耕穫不菑畬易傳但取不首造竊謂耕菑亦自然之理似與首造事端者不同如何答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

人得牛邑人災也

朱子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愚曰六三以柔居剛匪正者也震乃坤體坤為牛三至四艮艮為手三至五巽巽為繩繫牛之象也震為大塗為足行人也坤為邑邑人也六三匪正故无故得災譬有人繫牛於此舍而之他行路之

人見其无主掠之而去彼繫牛者回責牛于邑人
夫邑人未嘗竊牛也而受償牛之責是无妄之災
也此便是匪正有眚處程傳糊塗不若本義分曉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子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
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
貞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過矣過則妄矣
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

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于貞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愚曰九四无應而不希望求應以正自處者也聖人曰四雖陰位而九以陽剛處之可以固守其不希望求應之正正則又何咎焉象曰四之守正非外鑠也我固有之也葢剛則无慾无慾則无希望无希望則正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子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

愚曰彖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謂上九也行則必有眚上之不可行者以窮極不可耳非以有妄不可也

䷙ 乾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又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藴畜取艮

何大畜之世賢人畜德以待用君能畜而養之此
正也何不利之有今有三陽之賢不能畜而養之
使自食于家未見其吉也故不家食則吉其吉者
乃天下之吉也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
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據大畜之義
而言彖更以卦變及才德言之諸爻唯有止畜之
義易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子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

學者所宜深識也

愚曰輹輿下横木也坤為輿自三而五為震震為木横木為輹二不動兌毁折之為輿説輹之象蓋二以剛居柔而得中見六五來畜便脱其輹止而不行以受畜于五二之中正可謂有涵養矣則亦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子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欲銳

之艮猶且艱貞閑習而後往九三可謂養之至矣何往而不利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子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